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
第三卷 新貴惹秋風一場沒趣 寒儒辭鄉館百事難成

《風中柳》：一片秋光，都是雲容裝點。錦江山、風流熏染。錦機玉剪，紅裙翠桑桂香飛，新貴連棧。一樂一憂，失意爭當坵坎。對妻孥、杯中酒淺。身上衣歉，人頭債險。更無端，窮途馬扁。

話說丁協公自中舉人後，真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又得莫推官極力幫襯，他越發燥脾，重重謝了白日鬼，自是打點進京會試。思量：「南京至淮揚一帶，路上有幾年家在那裡做官，順便刮他個秋風。我如今新舉人是噴香的，比前日做秀才打秋風時模樣不同，怕他不奉承我個痛快！這上京的路費，不消攪擾自家囊中了。」收拾停當，擇吉起程。封條上刻著「會試」兩個字，燈籠又寫著「世科甲」並他乃尊的官銜，帶著十餘個管家，皆是鮮衣怒馬，一路上好不威風！正是：

未見上林春色好，先看野店數枝紅。

迤邐到了南京，在承恩寺裡住下。那南京吏部侍郎是他年家，他便先去拜了。那吏部喜歡他不過，隨即送下程請酒，又送了幾封書，薦他各衙門去說情，他更自奢遮起來，便道：「吏部那老兒奉承我甚的？不過為著我這響叮噹的新舉人耳。」

因此在南京坐著大轎，大吆小喝的，今日遊雨花明日宴牛首，不是這裡尋小優，就是那裡接姊妹，滿南京城大小，誰不曉得丁公子丁舉人在吏部老爺處講分上哩！事有湊巧，卻說南京一個江西道御史的座師姓金，也是浙江人，兒子也中了舉人。那舉人因會試便道在御史處說情面，前後也刮過千餘金，還不動身。御史正無可奈何，忽然那府門上傳進一封書來，說是浙江金老爺那裡送來的。御史拆開來看，果然是老師手筆。看到後頭，又附一行小字道：豚頑幸售，倉卒附舟北上，未得趨謁函丈，春歸或當令之識荊也。御史訝道：「這樣看來，那說情的金公子是假的了。」

即時掣簽，吩咐差人立刻去拿那假舉人回報。這些差人拿著簽飛也似來，恰好那金舉人也住在承恩寺裡，那些差人進寺來，便問浙江金舉人在那個房頭裡，這人聽錯了，手指說丁舉人在那十間房裡，差人如狼似虎，飛奔進去。正值丁協公打扮齊整，出門赴席。差人喝聲道：「好光棍，裝假舉人在這裡騙人哩！」丁協公抬頭一看，見是六七個人，都象衙門行徑。聽得說「假舉人」三字，他原犯的是怯症，這番一個迅雷，口中縱要打強說句硬掙話，心下已自虛跳跳的，面色先青了，牙齒上下打起齧語來。差人看見這般光景，越發狠了，就將一條大麻繩劈頭套了。那些家人都道是徐家在南京告了狀，著人拿他們，一個個東奔西竄躲得大小無蹤。憑這些差人將行李抄了，單交付和尚候官來起賊，先將丁協公鎖著押到御史衙門去了。這正是：

假病原來盡足羞，輕狂終是孽風流。

渾金璞玉真無價，鳳凰雖啞勝鸞。

卻說丁協公這場屈辱，都是他輕狂模樣惹出來，所以大人君子真正有學問的，斷不如此，這些差人帶著，一路來人問他，只說是假舉人騙人的，那裡還細說姓金姓丁？這丁協公一心只疑著徐鵬子身上去，亦不暇辨我是真是假。差人帶到衙門口，正值那御史赴席去了，只得將他送在冷鋪內。次日又值御史接基上司又是大衙門會議、拜客、吃酒，一連幾日，不暇坐堂，所以不曾帶到。丁協公蹲在冷鋪裡一塊蘆席上，又沒一個管家跟隨，誰人替他送飯？餓得他眼見鬼，只得脫了身上衣褶，央火夫去當了幾錢銀子買些飯食點心吃。他一生口強做大，何曾受這等的苦？還喜得帶來一個老管家，叫做來得，原是伏侍過太爺，往來隨任所做官，曉得些事體。

他想到：「這事若是從徐家起腳，原何本省御史監場倒管不得他，偌遠走到南京來告狀？就是告狀，也須牽累許多人，刑廳莫老爺也分割不開，原何我恁走來走去，從不曾遇著一個相識的？這事定有蹊蹺。家無全犯，怕他做甚？況家主已自拿了，稀罕我輩小人？躲也不是長策，說不起冒死去打聽一遭，定見分曉。」

一直訪到那御史衙門口，問道：「老爺前日拿那個丁舉人為著甚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拿的那假舉人姓金，不是姓丁他假充老爺的座師公子，在此打秋風。你是他甚人？問他做甚？」來得說：「我也是這地方住的，聞得老爺拿了他，他也曾騙我一遭，我來問問明白，明日好到老爺這裡補狀子追他的賊。」那人道：「原來恁樣。這假舉人還不曾面審，也在日內要見官。你要告他，明日早來伺候就是。」這正是：人無上智下愚，只要見機關警。

來得打聽得這實落消息，撒身走回道：「我也料事不差，原來是陰錯陽差。幸得不曾見官，還未受辱。我如今不必去見相公，先到吏部稟明這事，求他發個帖子，取出鋪來，更有體面。」急急來見吏部侍郎。那老兒吃了一驚，立刻寫了書，差人知會那御史去了。

御史接了書，老大沒趣，就叫了原差去的人，每人四十大板，喝道：「這樣沒用！假舉人拿不著，到拿了個真舉人來。無事便罷，若有些口角，罪在你們身上。快放了送他回去！」

這御史道這新舉人是個世家，又有吏部大老作靠山擅自拿放，他決不肯干休。此事不惟喪體面，且有礙官箴我且想個法兒，預先杜絕他才好。須臾想道：「有了。」立時叫書房寫了幾張告示，飛風發到各寺院，如有停留抽豐過客的，僧俗每人三百斤枷，枷號三個月。又寫了告示稿，知會了吏部。那侍郎官兒做到恁田地，要持重養望的，見得事從他起兩衙門口角可畏，也自寫了一張禁止遊客的告示，黏在本衙門口不題。這正是：

不願柴開，只求斧脫。一報還一報，因果無差錯。

這些差人一齊來叫開冷鋪門，做好做歹，故意鬼譚，將丁協公放了。丁協公雖然放了，卻摸頭不著這場冤家從何處起，低頭納悶，且自找尋寓所。一路來，卻好遇著了來得，來得叫道：「相公你出來了！」丁協公道：「你從何處來？」來得將錯誤情款，一五一十說了：「是我體探出來，才到吏部老爺處討書知會，方才清結。」丁協公道：「這等可恨！同你且回寓所，收拾停妥，商量個主意，再去見吏部老爺，與那御史官兒講道理去。」

兩個人回到承恩寺，和尚已自將他的行李搬在大門口，把門都封鎖，不知去向了。寺門口貼了一張逐客的大告示。自覺不好停留，叫一個人守著行李，他同來得向吏部宅子裡來。只見門上也是貼著一張逐客的大告示。他替把門人說了把門的怎敢傳稟到來將進去？將幾扇大門裡面頂將起來。丁協公道：「這光景甚是欠雅，也不必驚動那老兒罷。簇新舉人受恁場屈氣，莫不是前程有些蹉跎？這個兆頭不妙。也再無顏在南京城中搖擺，快回去收拾起行，過了會試，再作道理。」來得道：「這也說的是。」正是：

自掃門前雪，休貪上溯船。

未來休錯過，已去莫留連。

即日打貼行李，過了揚子江，到浦口寫了轎馬，一行人往北進發。只有丁協公心下總是不快，道：「我止料是徐鵬子來報復，若果是他，受這場屈辱，也不為過。怎麼無端無影，受這些人誣陷？這等看將起來，進士是不可不中的。我這進京，憑你鑽天過海，設法謀中一個進士，免得受人挫折，再來報復這口氣不遲。」從此，一路上又是想著謀為中進士了。

不幾時到了北京，他一尋了寓處，足跡也不曾停，每日東奔西闖，會客飲酒，料也無心看到書上。那曉得他做人滑溜，見事乖巧，通關打竅是他最在行的。況場屋裡面，又是輕車熟路，不被人瞞耍，不知不覺進了三常及揭曉那日，也不知弄甚神通，竟中了低低一名進士在榜上了。京報到他寓所，他也是上等的齋發，又附書報子回家。

他家中熱鬧自又不同，不必細說。到殿試殿了三甲，是知縣行頭。在北京張蓋坐轎，每日赴觀政衙門，歡歡喜喜在京候選不題。正是：

一朝平步上青雲，幾個全身煥白首。

卻說徐鵬子受莫推官箝制，不許他開口，革了前程，受了刑罰，發下重監裡，勒他償春櫻的命。在他簷下，敢不低頭？只有渾家王氏，典衣賣釵，日日送飯與他吃。這莫推官又是作有為的，誰敢在別處伸冤？只得隱忍待斃。整整坐了三年監，直等莫推官升任去了，才寄信與王氏，叫他賣了住房，托個大分上救他出來。王氏連忙寫了個此房出賣的帖兒貼了。恰好本地一個鄉官，新推北直巡撫，那新任的推官，是他門生。王氏托人將情款與他說了，那鄉官道：「既有房屋，不消轉賣。我目下正要買屋與相公們看書，就叫牙人合了價錢與我，我去說這情面，包管你手到病除。」王氏老大歡喜，只得自家搬到後門一間餘屋住了，將房契送與那鄉官。鄉官即時發書與推官，推官原看得這宗案卷是個沒備備的，領了分上，輕輕的把徐鵬子放了出來。正是：

仲尼旅人，文王明夷。
數過時可，藥到病移。

徐鵬子出監來，與王氏抱頭痛哭一常徐鵬子道：「這丫頭不知走到甚所在去，陷我受這幾年苦。又不知前生前世與老莫甚麼冤家，幫他父母說話，勒要償命。若不是升任的快，我終久被他磨斃死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如今世界，講不得道理，你只好收伏你的尊性，挨過日子罷了。」

卻說徐鵬子革了前程，毫無生事，卻革不退他腹中本領，只得與渾家商量，謀一堂蒙館度日。即與一個鄰老計議，那鄰老道：「如今新例不同。邀定學生，就要先生備個東，去請那些主人來批關方妥。我替你一面邀，你卻一面備東道之資。」鵬子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隨與王氏商量，脫了王氏身上一件青布褂，當了二錢銀子，買了些酒果之類，央煩鄰老去邀眾人。果然一邀也有十七八位主人來了。只見他：

賣菜的短褂隨腰，挑擔的破肩連頂。種田的兩隻泥腳未曾乾，算命的一部揸鬚連口臭。行醫的不分蒼生陳，說媒的開口東張西李。做燒賣的渾身米屑，當廚役的遍體油飛。充皂隸的高步上坐，做里長的尖帽青衣。一個腰彎齊吆喝，兩頭板凳各高低。

這幾位主人吃了酒果，就批了關。共有十七、八個學生，束脩只得十二兩，輪流供飯，擇期開館。那日只見也有十一二個大小長短的學生來，又央那鄰老去邀那不曾來的學生。回來說道這個供不起飯，那個怕無束脩。這個推說學生害病，那個道學生小，路遠難行。算來只有七八兩銀子的束脩。鵬子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將就坐下。怎見得：

這邊教「天地玄黃」，那邊問「趙錢孫李」。「上大人」，先賠去紅土一包；「抄雜字」，哭不見白紙半頁。輪流供飯，上餐蘿蔔下餐蔥；略動竹批，叫了爹娘又叫舅。正是：

傀儡臺上老法郎，喊破喉嚨沒湯水。

徐鵬子教了兩個月，叫支些束脩與師母買米，大家一齊推說等麥上送來。及至到麥期，又去催促，這家送些麥粉來的，那家送些瓜菜來的，都是推算學錢，七湊八補也討得爛低錢三四千文。剛到六月上，學生又去了大半，說是天時乾旱，自家沒飯吃，那裡還有錢請先生。徐鵬子守定四五個泥孩子大小的學生，濟得甚事？只得索性辭了。徐鵬子自失館之後，光景越發不堪。冷飯稀羹有一頓來沒一頓；破巾穿履有半邊時少半邊。面上老皮，腫起堆三寸之厚；手中搔爪，灰飛上一尺之高。對人前少言寡語，顧自影短歎長吁。誰說他是飽學秀才，當年做過了風流公子？

那徐鵬子在落魄之時毫無個人翹睬他。那日正落落莫莫，一個人在街上走，只見一個人走來道：「徐先生那裡來？」鵬子認得他是衛裡的識字前日也有個兒子從他教書的。鵬子道：「無事閒步。」那識字道：「散館之後，也曾尋些事路未？」鵬子道：「不曾哩。」識字道：「有個遠館不知你肯去否？」鵬子道：「有館就妙，還論甚麼遠近？」識字道：「既肯遠行，即與你說。本衛裡指揮解糧進京，要尋個幕賓。但他這衙門，沒甚事體，也不要十分好學問的，略得通文理記得帳的，請一個去，每年俸金三十兩，先付一半，餘者到地頭找完。先生肯行，包你一箭上垛。」鵬子道：「這等極妙，煩你作成，照例奉謝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去就來回話。」原來這衛官一向也聞徐鵬子大名，今日薦他有個不喜的？隨差人請去面會，就送了一半俸金，與他帶回。次日仍接他吃酒。約會日期上船。徐鵬子歡喜不迭，隨將三兩謝那識字，自家置了兩件布衣服，餘者盡付渾家家中度日他竟跟上船大吹大播開船去了。正是：寒窗未了三年債，朱戶堅酬一飯恩。

徐鵬子自上了糧船，這幾日衣食才充足些。船上無事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解糧官有職事去，無職事來。我同他到了北京，轉來可以不消用我的。到那裡看有機緣央人薦到個大老幕中作個西賓，豈不快活？再不然我浙江鄉親甚多，就替他當該效勞，也過了日子，還愁甚麼？」想的越快活起來。

不上月餘，糧船到了臨清。那臨清是個大馬頭，少不得燒些神福。那運官賞賜旗甲們酒肉，大家豪呼暢飲，都用多了一杯。不期醉了的人，忘記吹燈，燈火直燒了船篷，還不曉得。直等他火勢大作，燁燁燁燁的前後拈著才驚醒起要大家吆喝，聲震末地。那徐鵬子從睡夢中驚醒，看見火勢及身，連忙跳將起來，抓了幾件衣服，直條條走到岸上，穿著起來。只見火借風威，越發大了。

不是赤壁鏖兵，豈是河龍燒鎖。

波心上下通紅，疑是燃犀照鬼。

徐鵬子在岸上，只是捶胸頓足而已。況糧船又重滯，急切不能開動，只救得人上岸就勾了還想去撈救那米？到得次日，那運官遞了失呈地方官就拘了他候旨。此時連運官不能自贍，焉能顧徐鵬子？鵬子身上分文也無，怎能度日？闖來闖去，闖到一個東嶽廟裡，看那討寫疏頭的極多他想道：「這宗生意，我到做得。」就來對廟裡道士道：「遠方落難之人，無可棲身。意欲到老師處租一張桌兒，代寫疏頭，撰幾文度日。不知肯行方便否？」道士道：「這有何不可？只要你寫得清楚，一日也有百十文日進哩。」鵬子就借了道士一張桌兒，安放筆硯，就有人拿疏來寫。那日也撰了幾十文錢。正是：

不同乞食甘胯下，安似吹簫隱市中。

他是讀書之人，字兒寫得清正。有人祈禱其事的對他說，他就添些文法，替他安在疏中，是以人皆歡喜他寫。就是廟中道士有甚麼疏文煩他做，他一揮而就，詞韻鏗鏘，因此上頗不寂寞。但那廟中生意，靠不得作主，有的日寫也寫不及，沒有的日卻袖手空坐。這鵬子到空坐那日閒得好不耐煩。道士道：「這個生意做不得常住的。我看你字學頗深，我有一條道路引薦你，你肯去否？」鵬子道：「甚麼道路？」道士道：「本地一個大鄉宦是我的施主護法，姓盧，現任翰林院詹事府。兩年前曾對我說，他大相公書房內要一個通文理寫字的，再尋不著恁個人回覆他。六兩銀子一年，要長遠肯在他家便沒銀子，就把丫頭招他。」鵬子道：「恁樣說莫不是替他做管家？」道士想了一想道：「就不做管家，比管家也高不多。」鵬子道：「這個成不得。管家要跪拜人，我從來不曾跪拜得慣。」道士道：「他做恁樣大官，多少做官的也還替他磕頭，你卻還要作身分！恁樣罷，我試對他說不要你磕頭你肯去麼？」鵬子道：「你且去說看。」道士歡歡喜喜去了。

須臾，只見道士回來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大爺書房正少這樣人，我對老爺說過，老爺道：『既是南蠻子，不要他磕頭也罷。』叫我快快的領你去。」徐鵬子正在叫天不應，叫地不明之時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得跟著道士走。正是：

阮生易墮窮途淚，季布當年髡作奴。

試看衛、霍封侯日，暫屈終伸是丈夫。

又有一舊詩單疑其事，有云：

煮字難充續命煙，陵陽石裡淚難鑄。

可憐俯項甘傭保，空讀《離騷》學問天。

當日領了盧翰林，徐鵬子只得站立一旁。翰林見他生得清雅，心下甚喜。問他姓名，他就以字作名，應道：「小的叫做徐鵬。」翰林就叫人領到書房，去見大相公，道士領去。原來那盧公子雖進了學，卻是仗乃尊的名色進的，肚裡實不曾大通。館中仍請個先生姓陳的，是本地廩膳秀才，教他讀書。

卻說徐鵬子一到那日，公子就發些文字與他抄寫，他卻細細的抄謄送去。公子見他字畫端楷，心下也喜，另眼看顧他。

過了幾日，公子發了幾篇文稿，是他平日做的，叫鵬子謄清，寄與一個翰林去看的。鵬子接了，一面寫，一面看，其中有幾句不妥的，他忍耐不住，就乘興改了幾句照樣謄了送與公子。

公子復閱一遍，看到改處，就叫鵬子道：「這幾句卻不象我的原作。」鵬子道：「小人一時大膽，見那幾句不好，就胡說改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改的倒也好，恁看起來，你也做得文字。」鵬子道：「小人也略略謄得篇把。」

公子道：「好，好。昨日王年伯發了兩個社課題目來，我懶得做，你且做來我看看。」鵬子應了，即將題目來，不上頭刻就做完了，送與公子看。公子雖不甚懂得好歹，看見卻比他自家做的異樣些，就叫鵬子謄了正，即時送到王年伯那裡去。

原來那姓王的是個老甲科，眼力極高的，看見公子這兩篇文章，極其歡喜，大圈大點，送還公子。又寫個帖兒送與盧翰林，極口稱誦公子好處。盧翰林也只當是人情包獎，那裡討文章去看？也就擱在一邊不題。正是：

不見年年遼海上，文章何處哭秋風。